

經典印象

CLASSIC IMPRESSION

ALPHONSE DAUDET SHORT STORIES

最后一课

都德小说

● 柳鸣九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都德小说

Alphonse Daudet

最后一课



◎ 柳鸣九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课/[法]都德(Daudet, A.)著;柳鸣九译.

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705-7

I. 最... II. ①都... ②柳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6101 号

最后一课

作者:[法]都 德

译者:柳鸣九

责任编辑:曹 洁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印刷:杭州市长命印刷厂

出版日期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6.25

字数:150000

书号:ISBN 7-5339-1705-7/I·1497

定价:16 元

都德 (1840—1889)，法国小说家。他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和《柏林之围》是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常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。都德对战争悲剧意义的深刻发掘所达到的意境与高度，是法国文学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未曾达到的。他的小说以韵味取胜，若干生活横断面的场景，加上一段段心绪、一种种情愫，这些元素构成了都德小说的主体。他的不少作品所包含的那种含英咀华的诗意和超然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

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

编辑手记

都德的小说,最著名的自然是他的《最后一课》。它也被选入了我们的语文教材。

或许有人会说,淘气的男孩大概并不在乎战争带来的什么后果。那一天,这个男孩子去上了一堂不寻常的法文课,这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,沉默寡言的老师流露出来的深沉悲痛震撼了孩子的心灵……

大家应该都记得哈墨尔老师的表情,他靠在墙壁上的那个姿势。或许我们可以说,就是这节课,这种震撼力,使男孩的童年结束了。他的天真无邪的状态被强烈的感情所打断,而且失去了有力的保护。——然而,这好像不是作者要写的东西,小说也没有明确地暗示这一点。

从今天的观点来看,都德的小说刻画的是十九世纪的一个稳定的角落,人们的生活及其固有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受到挑战;它的稳定的支架,即便是普鲁士人的大炮也不能将其摧毁。因此,作者就像故事里的男孩,始终怀着童贞的感情去观察他的世界;观察他周围那个狭小的,方圆几十里,山羊,母骡,红山鹑和小弥撒的家乡。这个地方如今看来仍然那么美好,一切活动都是在缓慢地进行着,让人想要凑近了去看;就像小草的森林展现一个巨大的宁静的世界。

目 录

最后一课 / 1
柏林之围 / 6
旗手 / 14
小间谍 / 20
一局台球 / 28
公社的阿尔及利亚步兵 / 33
一只红山鹑的悲愤 / 38
雅尔雅伊来到天主家 / 44
安居 / 49
波凯尔的驿车 / 52
高尼勒师傅的秘密 / 56
赛甘先生的山羊 / 62
繁星 / 69
阿莱城的姑娘 / 74
教皇的母骡 / 79
桑居奈尔的灯塔 / 89
塞米朗特号遇难记 / 95
海关水手 / 102
菊菊乡的神甫 / 106

一对老年夫妻 / 113

散文诗 / 121

毕克休的文件包 / 127

金脑人的传奇 / 133

诗人米斯塔尔 / 137

三遍小弥撒 / 145

两家旅店 / 154

可敬的戈谢神甫的药酒 / 159

在卡玛尔克 / 169

思念 / 179

附录:都德的短篇小说 / 182

最后一课

——阿尔萨斯^①省一个小孩的自叙

那天早晨，我很迟才去上学，非常害怕会挨老师的训，特别是因为哈墨尔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们，他今天要考问分词那一课，而我，连头一个字也不会。这时，我起了一个念头，想逃学到野外去玩玩。

天气多么温暖！多么晴朗！

白头鸟在林边的鸣叫声不断传来，锯木厂的后面，黎佩尔草地上，普鲁士军队正在操练。这一切比那些分词规则更吸引我；但我毕竟还是努力克服了那个念头，很快朝学校跑去。

经过村政府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些人围在挂着布告牌的铁栅栏前面。这两年来，那些坏消息，吃败仗啦，抽壮丁啦，征用物资啦，还有普鲁士司令部的命令啦，都是在这儿公布的；我没有停下来，心想：

“又有什么事了？”

这时，正当我跑过广场的时候，带着徒弟在那里看布告的铁匠瓦什泰，朝着我喊道：

“小家伙，不用这么急！你去多晚也不会迟到了！”

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，于是，气喘喘地跑进了哈墨尔先生的小院子。

往常，刚上课的时候，教室里总是一片乱哄哄，街上都听得见，课桌开开关关，大家一起高声诵读，你要专心，就得把耳朵捂起来，

^① 阿尔萨斯，法国东北部一行省，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。

老师用大戒尺不停地拍着桌子喊道：

“安静一点！”

我本来打算趁这一阵乱糟糟，不被人注意就溜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；但是，恰巧那一天全都安安静静，像星期天的早晨一样。我从敞开的窗子，看见同学们都整整齐齐坐在各自的位子上，哈墨尔先生夹着那根可怕的铁戒尺走来走去。我非得把门打开，在一片肃静中走进去，你想，我是多么难堪，多么害怕！

可是，事情并不是那样。哈墨尔先生看见我并没有生气，倒是很温和地对我说：

“快坐到你的位子上去吧！我的小弗朗茨；你再不来，我们就不等你了。”

我跨过条凳，马上在自己的课桌前坐下。当我从惊慌中定下神来，这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这天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礼服，领口系着折叠得挺精致的大领结，头上戴着刺绣的黑绸小圆帽，这身服装是他在上级来校视察时或学校发奖的日子才穿戴的。而且，整个课堂都充满了一种不平常的、庄严的气氛。但最使我惊奇的，是看见在教室的尽头，平日空着的条凳上，竟坐满了村子里的人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不声不响，其中有霍瑟老头，戴着他那顶三角帽，有前任村长，有退休邮差，还有其他一些人。他们都愁容满面；霍瑟老头带来一本边缘都磨破了的旧识字课本，摊开在自己的膝头上，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。

正当我看了这一切感到纳闷的时候，哈墨尔先生走上讲台，用刚才对我讲话的那种温和而严肃的声音，对我们说：

“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，从柏林来了命令，今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小学里，只准教德文了……新教师明天就到，今天，是你们最后一堂法文课，我请你们专心听讲。”

这几句话对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啊！那些混账东西，原来他们在村政府前面公布的就是这件事。

这是我最后一堂法文课！……

可是我刚刚勉强会写！从此，我再也学不到法文了！只能到此为止了！……我这时是多么后悔啊，后悔过去浪费了光阴，后悔自己逃学去掏鸟窝，到萨尔河上去滑冰！我那几本书，文法书，圣徒传，刚才我还觉得背在书包里那么讨厌，那么沉甸甸的，现在就像老朋友一样，叫我舍不得离开。对哈墨尔先生也是这样。一想到他就要离开这儿，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我就忘记了他以前给我的处罚，忘记了他如何用戒尺打我。

这个可怜的人啊！

原来他是为了上最后一堂课，才穿上漂亮的节日服装，而现在我也明白了，为什么村里的老人今天也来坐在教室的尽头，这好像是告诉我们，他们后悔过去到这小学里来得太少。这也好像是为了向我们的老师表示感谢，感谢他四十年来勤勤恳恳为学校服务，也好像是为了对即将离去的祖国表示他们的心意……

我正在想这些事的时候，听见叫我的名字。是轮到我来背书了。只要我能从头到尾把这些分词的规则大声地、清清楚楚、一字不错地背出来，任何代价我都是肯付的啊！但是刚背头几个字，我就结结巴巴了，我站在座位上左右摇晃，心里难受极了，头也不敢抬。只听见哈墨尔先生对我这样说：

“我不好再责备你了，我的小弗朗茨，你受的惩罚已经够了……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每天都对自己说：‘算了吧，有的是时间，明天再学也不迟。’但是，你瞧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……唉！过去咱们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，就是把教育推延到明天。现在，那些人就有权利对我们说：‘怎么，你们自称是法国人，而你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法文！’在这件事里，我可怜的弗朗茨，罪责最大的倒不是你，我们都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。

“你们的父母并没有尽力让你们好好念书。他们为了多收入几个钱，宁愿把你们送到地里和工厂去。我难道就没有什么该责备我

自己的？我不是也常常叫你们放下学习替我浇园子？还有，我要是想去钓鲈鱼，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们放了假？”

接着，哈墨尔先生谈到法兰西语言，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，也是最清楚、最严谨的语言，应该在我们中间保住它，永远不要把它忘了，因为，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，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，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……随后，他拿起一本文法课本，给我们讲了一课。我真奇怪我怎么会理解得那么清楚，他所讲的内容，我都觉得很好懂，很好懂。我相信，我从来没有这样专心听过讲，而他，也从来没有讲解得这样耐心。简直可以说，这个可怜的人想在他走以前把自己全部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，一下子把它们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去。

讲完了文法，就开始习字。这一天，哈墨尔先生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崭新的字模，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：“法兰西，阿尔萨斯，法兰西，阿尔萨斯。”我们课桌的三角架上挂着这些字模，就像是许多小国旗在课堂上飘扬。每个人都那么专心！教室里是那么肃静！这情景可真动人。除了笔尖在纸上画写的声音外，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。这时，有几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；但谁也不去注意它们，就连那些最小的学生也不例外，他们专心专意地画他们的一横一竖，好像这也是法文……在学校的屋顶上，有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，我一面听着，一面想：

“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语唱歌呢？”

有时，我抬起头来看看，每次都看见哈墨尔先生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，眼睛死死盯着周围的东西，好像要把这个小学校舍都吸进眼光里带走……请想想！四十年来，他一直待在这个地方，老是面对着这个庭院和一直没有变样的教室。只有那些条凳和课桌因长期使用而变光滑了；还有院子里那棵核桃树也长高了，他亲手栽种的啤酒花现在也爬上窗子碰到了屋檐。这可怜的人听着他的妹妹在楼上房间里来来去去收拾他们的行李，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，告别本

乡，一去不复返。他即将离开眼前的这一切，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伤心的事啊！

不过，他还是鼓起勇气把这天的课教完。习字之后，是历史课；然后，小班学生练习拼音，全体一起诵唱 Ba, Be, Bi, Bo, Bu。那边，教室的尽头，霍瑟老头戴上了眼镜，两手捧着识字课本，也和小孩们一起拼字母。看得出他也很用心；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，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，叫人又想笑又想哭。唉！我将永远记得这最后的一课……

忽然，教堂的钟打了十二点，紧接着响起了午祷的钟声。这时，普鲁士军队操练回来的军号声在我们窗前响了起来……哈墨尔先生面色惨白，在讲台上站了起来。他在我眼里，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高大。

“我的朋友们，”他说，“我的朋友们，我，我……”

他的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他无法说完他那句话。

于是，他转身对着黑板，拿起一枝粉笔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它，用最大的字母写出：

法兰西万岁

写完，他仍站在那里，头靠着墙壁，不说话，用手向我们表示：

“课上完了……去吧。”

柏林之围

我们一边与韦医生沿着爱丽舍田园大道往回走，一边向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墙壁、被机枪扫射得坑洼不平的人行道探究巴黎被围的历史。当我们快到明星广场的时候，医生停了下来，指着那些环绕着凯旋门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中的一幢，对我说：

“您看见那个阳台上关着的四扇窗子吗？八月初，也就是去年那个可怕的充满了风暴和灾难的八月，我被找去诊治一个突然中风的病人。他是儒弗上校，一个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军人，在荣誉和爱国观念上是个老顽固，战争一开始，他就搬到爱丽舍来，住在一套有阳台的房间里。您猜是为什么？原来是为了参观我们的军队凯旋的仪式……这个可怜的老人！维桑堡^①惨败的消息传到他家时，他正离开饭桌。他在这张宣告失利的战报下方，一读到拿破仑的名字，就像遭到雷击似的倒在地下。

“我到那里的时候，这位老军人正直挺挺躺在房间的地毯上，满脸通红，表情迟钝，就像刚刚当头挨了一闷棍。他如果站起来，一定很高大；现在躺着，还显得很魁梧。他五官端正、漂亮，牙齿长得很美，有一头鬈曲的白发，八十高龄看上去只有六十岁……他的孙女跪在他身边，泪流满面。她长得很像他，瞧他们在一起，可以说就像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两枚希腊古币，只不过一枚很古老，带着泥土，

^① 维桑堡，法国东北部的城市，普法战争中（1870年8月7日），法军一个师被普鲁士军队歼灭于此。

边缘已经磨损,另一枚光彩夺目,洁净明亮,完全保持着新铸出来的那种色泽与光洁。

“这女孩的痛苦使我很受感动。她是两代军人之后,父亲在麦克-马洪^①元帅的参谋部服役,躺在她面前的这位魁梧的老人的形象,在她脑海里总引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对于她父亲的联想。我尽最大的努力安慰她;但我心里并不存多大希望。我们碰到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半身不遂,尤其是在八十岁得了这种病,是根本无法治好的。事实也正如此,整整三天,病人昏迷不醒,一动也不动……在这几天之内,又传来了雷舍芬^②战役失败的消息。您一定还记得消息是怎么误传的。直至那天傍晚,我们都以为是打了一个大胜仗,歼灭了两万普鲁士军队,还俘虏了普鲁士王太子……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奇迹、什么电流,那举国欢腾的声浪竟波及我们这位可怜的又聋又哑的病人,一直钻进了他那瘫痪症的幻觉里。总之,这天晚上,当我走近他的床边时,我看见的不是原来那个病人了。他两眼有神,舌头也不那么僵直了。他竟有了精神对我微笑,还结结巴巴说了两遍:

“‘打……胜……了!’

“‘是的,上校,打了个大胜仗!’

“我把麦克-马洪元帅辉煌胜利的详细情况讲给他听的时候,发觉他的眉目舒展了开来,脸上的表情也明亮起来了。

“我一走出房间,那个年轻的女孩正站在门边等着我,她面色苍白,呜咽地哭着。

“‘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!’我握住她的双手安慰她。

“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没有勇气回答我。原来,雷舍芬战役的真

① 麦克-马洪(1808—1893),法国元帅,普法战争时,在雷舍芬战役中遭到惨败,后又在色当战役负伤。1873至1879年任法国总统。

② 雷舍芬,莱茵河下游一区,1870年8月6日,普法两军在此会战,法军大败。

实情况刚刚公布了,麦克-马洪元帅逃跑,全军覆没……我和她惊恐失措地互相看着。她因担心自己的父亲而发愁,我呢,为老祖父的病情而不安。毫无疑问,他再也受不了这个新的打击……那么,怎么办呢?……只能使他高高兴兴,让他保持着这个使他复活的幻想……不过,那就必须向他撒谎……

“‘好吧,由我来对他撒谎!’这勇敢的姑娘自告奋勇对我说,她揩干眼泪,装出喜气洋洋的样子,走进祖父的房间。

“她所负担的这个任务可真艰难。头几天还好应付。这个老好人头脑还不十分健全,就像一个小孩似的任人哄骗。但是,随着健康日渐恢复,他的思路也日渐清晰。这就必须向他讲清楚双方军队如何活动,必须为他编造每天的战报。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看起来真叫人可怜,她日夜伏在那张德国地图上,把一些小旗插来插去,努力编造出一场场辉煌的战役;一会儿是巴赞^①元帅向柏林进军,一会儿是弗鲁瓦萨尔^②将军攻抵巴伐利亚^③,一会儿是麦克-马洪元帅挥戈挺进波罗的海海滨地区。为了编造得活灵活现,她总是要征求我的意见,而我也尽可能地帮助她;但是,在这一场虚构的进攻战里,给我们帮助最大的,还是老祖父本人。要知道,他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已经在德国征战过那么多次啊!对方的任何军事行动,他预先都知道:‘现在,他们要向这里前进……你瞧,他们就要这样行动了……’结果,他的预见都毫无例外地实现了,这当然免不了使他有些得意。

“不幸的是,尽管我们攻克了不少城市,打了不少胜仗,但总是跟不上他的胃口,这老头简直是贪得无厌……每天我一到他家,准会听到一个新的军事胜利:

① 巴赞(1811—1888),法军元帅,在普法战争中昏庸无能,投降卖国,后受到军事法庭审判。

② 弗鲁瓦萨尔(1807—1875),法国将军,普法战争中,在富尔巴赫一役败于普军。

③ 巴伐利亚,德意志联邦的一个邦。

“大夫，我们又打下美央斯^①了！”那年轻的姑娘迎着我这样说，脸上带着苦笑。这时，我隔着门听见房间里一个愉快的声音对我高声喊道：

“好得很，好得很……八天之内我们就要打进柏林了！”

“其实，普鲁士军队离巴黎只有八天的路程……起初我们商量把他转移到外省去；但是，只要一出门，法兰西的真实情况就会使他明白一切，我认为他身体太衰弱，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所引起的中风还很严重，不能让他了解真实的情况。于是，我们决定还是让他留在巴黎。

“巴黎被围的第一天，我去到他家，我记得，那天我很激动，心里惶惶不安，当时，巴黎所有的城门都已关闭，敌人兵临城下，国界已经缩小到郊区，人人都感到恐慌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这个老好人正坐在自己的床上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：

“‘嘿！围城总算开始了！’

“我惊愕地望着他：

“‘怎么，上校，您知道了？……’

“他的孙女赶快转身对我说：

“‘是啊！大夫……这是好消息，围攻柏林已经开始了！’

“她一边说这话，一边做针线活，动作是那么从容、镇静……老人又怎么会产生怀疑呢？屠杀的大炮声，他是听不见的。被搅得天翻地覆、灾难深重的不幸的巴黎城，他是看不见的。他从床上所能看到的，只有凯旋门的一角，而且，在他房间里，周围摆设着一大堆破旧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遗物，有效地维持着他的种种幻想。拿破仑手下元帅们的画像，描绘战争的木刻，罗马王^② 婴孩时期的画片，还有镶着镂花铜饰的高大的长条案，上面陈列着帝国的遗物，什么徽章

① 美央斯，巴伐利亚邦的一个城市。

② 罗马王，拿破仑的儿子，生下来后被封为意大利国王。